

De L'Amour
十九世纪的爱情

[法] 司汤达 著
刘 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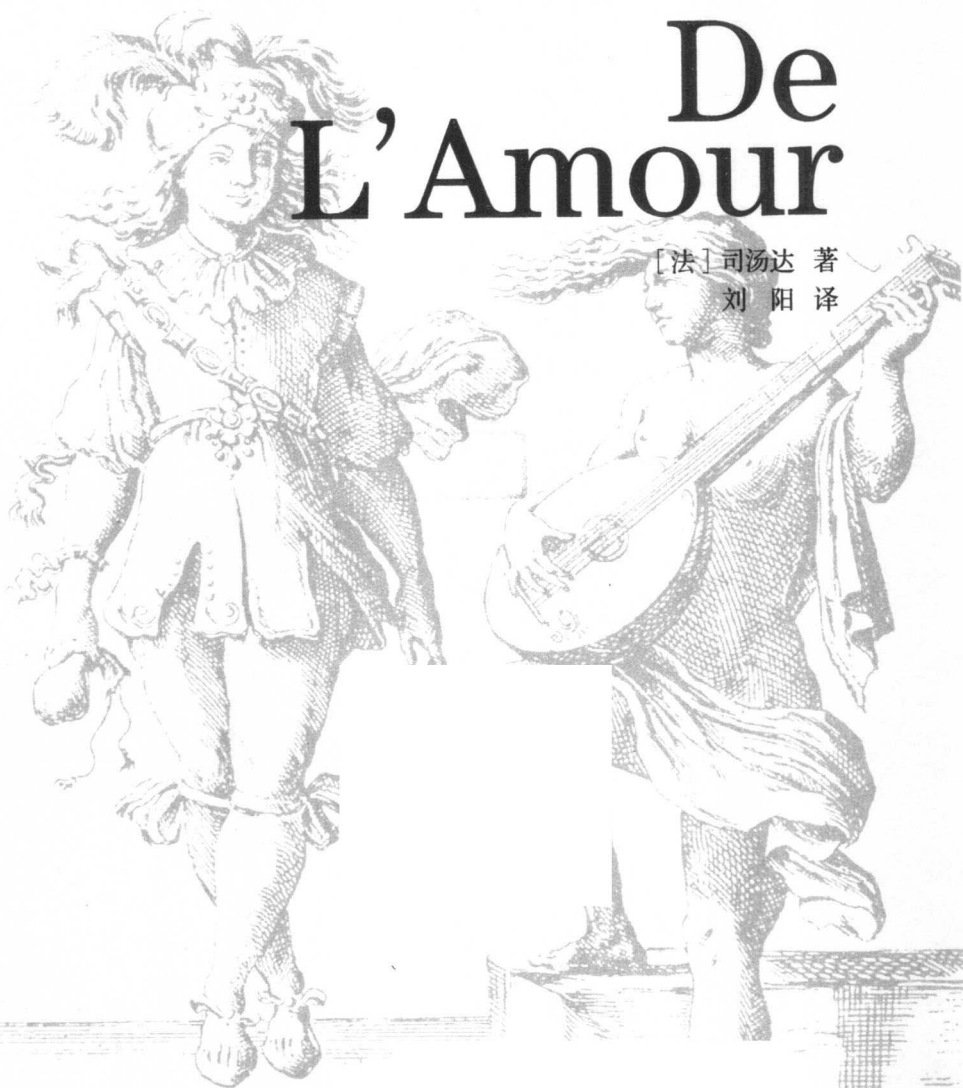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又译精品

十九世纪的爱情

De L'Amour

[法] 司汤达 著
刘 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的爱情/(法)司汤达(Stendhal)著;刘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

(大众汉译精品)

De L'Amour

ISBN 7-214-03860-9

I. 论... II. ①司...②刘... III. 散文—作品集—

法国—近代 IV.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781 号

根据巴黎埃佩里翁出版社 1936 年版译出

- 书 名 十九世纪的爱情
著 者 [法]司汤达
译 者 刘 阳 等
责任编辑 蒋卫国 杨全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连云港市海狮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60-9/I·139
定 价 2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译者序^①

文学批评的深入要求对作家本人的创作动因作出切合实际的解释。对司汤达研究者来说,本书是一部必不可少的文本。^② 司汤达曾将本书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的重要性不亚于他的几部小说。读一读这部书,我们可以拨开司汤达研究中的迷雾,进一步理解司汤达及其创作。

内心旅程的忠实记录者

司汤达是卢梭的热烈崇拜者,即使在跟随拿破仑出征时,他身上也带着卢梭的著作。他受卢梭影响极大,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卢梭式的自我解剖精神。如果说《亨利·布律拉的一生》、《自我中心的回忆录》写的是他的生活经历,本书则是他个人情感的真实记录,是他对往事的回忆和思考,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司汤达偏爱这部书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理论,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书中记载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司汤达在米兰居留期间,意大利知识分子中酝酿着反奥地利统治的爱国运动,爱国者们谋求解放的努力和自由思想的传播

① 根据《从〈论爱情〉看司汤达及其创作》改写,论文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② 引文均见拙译《论爱情》。

受到残酷的镇压。一些爱国运动的领导人遭到逮捕，长期身陷囹圄；他们的亲属中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勇敢热情的女性，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参加了民族革命组织烧炭党。司汤达 1818 年结识玛蒂尔德，并真正爱上了她。但是这段恋爱没有成功，玛蒂尔德从未接受司汤达坚持不懈的追求。也许，她在政治上对他有所怀疑，因为，作为一个居留米兰的法国人，司汤达的行踪很容易受人怀疑。这种境况可能是玛蒂尔德的冷漠与日俱增的原因。由于司汤达与爱国的意大利自由党人关系密切，奥地利警察把他视为可疑分子，这样，“留居米兰的法国文人德·贝尔”和玛蒂尔德本人都被列入警察当局的可疑分子名单。自由党人圈子里也谣传司汤达是法国政府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司汤达不得不离开玛蒂尔德，离开意大利。这段经历影响了司汤达的后半生。玛蒂尔德是一个真正司汤达式的女主角。司汤达认识玛蒂尔德后，承认这一恋情是一个“伟大音乐主题”的开端，后来萌发了一个“闪光的念头”，即要写一部书表现玛蒂尔德在他身上引起的各种感受。司汤达离开米兰返回巴黎后，一直怀念这位卓越的女子，记下了与她有关的各种随感。正是这段不成功的恋爱导致了本书的诞生。玛蒂尔德在司汤达离开米兰四年之后，于 1825 年 5 月 1 日逝世。后来，司汤达在他自己的一个抄本上写了“作者逝世”字样，说明他的心已随玛蒂尔德而去，他还画了一把手枪，表示自杀的愿望，可见司汤达对玛蒂尔德感情之深。

这样一部分分析自己思想的著作，内容无疑是十分真实的。但是，少年时代的家境和不幸的经历使司汤达养成了郁郁寡欢的性格，他在意大利的不利处境也使他形成了躲躲闪闪的习惯，他在书信和日记里老是使用暗语和密码，在记录内心旅程时，往往使用一些化名来记叙他与玛蒂尔德的关系，书中多处描写了玛蒂尔德的言谈举止，却从未直接提到过她的名字。因为在作者看来，提她的名字就意味着背叛。其实，书中的列奥诺尔、阿尔维扎、某夫人等都是她的化身，她的恋人则以萨尔维亚蒂、利西奥·维斯康蒂、代尔方特或“一个我熟知的年轻人”等出现，实际

上就是司汤达自己。

本书问世后,许多人感到困惑,司汤达的朋友们也不理解这本书。后来有些批评家叹息此书缺乏条理,甚至缺乏天然的有机布局,比司汤达最不注重结构的著作还要逊色。其实,本书出版后未引起强烈反响,恰恰在于读者没有抓住本书的关键——司汤达对玛蒂尔德的爱情。他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这段他多年魂牵梦系、终生难忘的恋情。他写下这本奇特的、洞察入微的书,半是向她表白他的感情,半是通过仔细的分析驱散不结果实的激情。司汤达凭着深刻敏锐的洞察力,冷峻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心理,试图弄清如何赢得她的爱情。他把对玛蒂尔德的绝望的爱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真实加以表现。司汤达试图理解玛蒂尔德,理解她所表现的傲慢、勇气、敏感、庄重等情感。他采用的格言、警句就成了表达情感的恰当方式。虽然他未能赢得玛蒂尔德的心,但是他在书中所作的温馨的回忆、睿智的思考、深情的遐想、热烈的憧憬成为他内在感情的真实显现,为研究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出色的心理分析大师

司汤达在作品中对复杂的人物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他的心理刻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本书的写作。对玛蒂尔德刻骨铭心的爱促使司汤达对爱情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本书展现了作者个性的两个不同侧面——深刻的感受和冷峻的分析。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大师,司汤达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显然是按照他的理论创作的。

本书运用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爱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爱情理论。如同给植物分类那样,他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他用结晶这个词来比喻爱情。他是这样表述的:“将一根冬日脱叶的树枝插进盐矿荒凉的底层,二三个月之后再把它

抽出来，上面就布满了闪闪发光的结晶，还没有山雀爪那么厚的最细小的树枝都被数不清的钻石点缀得光彩夺目，熠熠发光，原来的枝子已认不出来了。”他把爱情的产生分成七个阶段，界线分明。他对美、丑、爱的相互关系解析得那样清楚，对嫉妒、猜疑、羞怯等各种情感区分得那么细致，对各国社会环境对爱情的影响分析得那么精辟，这些在他日后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反映。他写了多种多样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结局也各不相同。

司汤达不只是分析爱情产生的过程，他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非常深刻。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他把爱情视为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爱情在伦理学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强烈的激情”。

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人类心理复杂多样，千变万化，不一定全都按司汤达所说的过程发展，但是按照司汤达的分析，爱情是一个有阶段性的渐进过程，这表明了司汤达深刻的洞察和思考；他用结晶来比喻爱情，说明他是把爱情视为高尚纯洁的情感来认识的。对爱情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特拉西、塞南古等人都做过，但像司汤达这样从不同角度对爱情心理作全面细致的分析，确实难能可贵。司汤达读书期间曾潜心钻研过数学，以后又研究了孟德斯鸠、卡巴尼斯和特拉西的观念学，并与特拉西交往密切，这使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严谨的态度。作为附录收入的几个故事是其理论的具体化。“萨尔茨堡的树枝”讲述了他的结晶理论；“法国富裕阶层的爱情例证”讨论了上流社会的虚荣之爱；“欧内斯蒂娜又名爱情的诞生”具体解析了爱情产生过程的七个阶段。

司汤达将维特式的爱与堂璜式的爱作了比较，赞扬“维特式的爱有奇特的乐趣，心灵契合”；批评堂璜之流“变化无常”，追求享乐，说他们“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在人生大市场上，是“唯利是图，而不想付出任何代价的投机商”。在司汤达看来，“堂璜所理解的爱是一种近似于追逐猎物的嗜好”，堂璜的所谓幸福其实“只不过是虚荣心的满足”。司汤达笔下的爱情是内心摆脱了卑俗情感的高度结晶，他注重的是真正的激

情,因为“激情之爱把整个大自然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种爱情中,一切是那么新鲜、充满活力,表现出热烈的趣味”。但是这种激情之爱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必须经过艰辛的漫游,方能进入“奇妙无比的新世界”。对于这种情感,堂璜一类花花公子是体会不到的。司汤达反对虚荣之爱、趣味之爱,他憧憬的是超越色情、虚伪、功利的激情之爱。

对爱情的深入研究为司汤达创作中的心理分析奠定了基础。在法国文学史上,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公主》、卢梭的《新艾洛伊丝》都刻画过人物心理,但他们的心理描写往往是出于描写情感的需要,而司汤达的心理描写则对塑造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这么说,司汤达把法国文学中的心理描写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对人的内心世界所作的出色研究后来在《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几部长篇巨著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司汤达所解析的人物内心世界,恰恰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也可以说出福楼拜式的话:“于连,就是我。”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将于连等人的心理活动作了细致的刻画,其描写之精微,分析之深刻,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书中人物的恋爱心理被区分为“心坎里的爱”和“脑袋里的爱”,这是其爱情理论的具体应用。德·瑞那夫人的爱属于心坎里的爱,也就是激情之爱;德·拉木尔小姐的爱是脑袋里的爱,也就是虚荣之爱。难怪歌德称赞司汤达具有“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①。

活过、爱过、写过的“米兰人”

正是由于司汤达在意大利的丰富经历,他的作品才出现了那些政治斗争和情感故事交织的动人故事。他与玛蒂尔德的恋爱也就化为作品中扑朔迷离的故事。我们从《红与黑》中的于连、德·瑞那夫人,《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克莱利亚等主要人物身上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

^①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26页。

们的影子。司汤达把自己的经历安排在于连、法布里斯、吕西安·娄万身上。德·瑞那夫人名字就叫玛蒂尔德,她与生活中的玛蒂尔德一样,也有两个孩子,恐怕不完全是巧合。本书中的内容在他的小说中多处重现。书中“摘录”部分有一些又通过奥克塔夫之口说出来。一个爱上其表兄的少女的故事又在阿尔芒丝身上重演。虽然文学作品与生活真实不能等同,但是司汤达的经历化为其创作动力,给其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司汤达对意大利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诚然,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他本人在意大利也生活过,但他对玛蒂尔德的恋情恐怕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在那里经历过“喜悦洋溢、如痴如醉的时刻”。司汤达在波旁王朝复辟后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他在米兰期间读书,旅行,欣赏意大利艺术,沉醉于意大利的景物风光,并正式从事写作,在后期创作中意大利题材更是占了显著的地位。他写了《意大利绘画史》、《罗西尼传》、《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他宁可在意大利生活而不愿回巴黎,他说在米兰“要比巴黎生活得更自在”。司汤达曾经在自撰的墓志铭上用意大利文称自己是“米兰人,活过、爱过、写过”。《意大利遗事》是根据在意大利发现的一个抄本里的故事编写的。《巴马修道院》也是以意大利生活为题材的。

在本书中,司汤达热情赞颂意大利的国土和人民,尤其赞扬意大利人的热情和力量,说他们“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果断勇敢”,作家崇尚的就是这种热情和力量,《意大利遗事》中的一些故事就是由强烈的热情和性格造成的“充满风暴和激烈斗争的爱情事件”^①。司汤达本人注重的就是追求中的激情和幸福。在他的笔下,幸福的条件就是“勇敢的行动和热烈的爱情”。虽然他的追求没有到达胜利的彼岸,但却启发他写出了几部世界名著。

司汤达小说中的人物通常与社会环境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们

^① 柳鸣九《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都有强烈的追求,勇于行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九死而未悔。当然,他们的追求通常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想要获得的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幸福。《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心甘情愿地待在巴马要塞的囚牢中,越狱之后仍回到那高塔上去。于连本可以自救而免于—死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些人物与同时代一些作家笔下的“世纪儿”截然不同。这种写法也突破了以往作品中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描写,确实使人耳目一新。司汤达笔下的爱情故事总是与时代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写爱情故事时从来没有忘记时代,在写意大利的时候隐含着对法国现实的批判,这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同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并与意大利的一些作家和爱国志士有过交往,因此,他在作品中热烈歌颂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尼娜·法尼尼》歌颂了意大利革命党人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彼耶特卢甘愿为了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个人的一切。可以说,没有意大利,就没有文坛上的司汤达。

本书第三十一至五十六章为刘阳、王永波、何兆亮合译,全书注释除原注外均由笔者所加。这次笔者根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新版并吸收司汤达研究最新成果从头至尾作了全面修订并重新作注。

刘 阳

初版序

一个作者祈求读者的宽容作用不大,因为作品出版本身就已揭穿了这一虚伪的谦逊。作者最好使自己公正地顺应读者的正义感、耐心和公正。本书作者现在主要要求的就是这后一种品质。他已在法国听到许多对道地的法国人的作品、意见和情感的谈论,因此他有理由害怕表现事实的本来面目和尊重他对有普遍代表性的感情和意见。尽管他的个性那么令人费解,他的表现和尊重也有利于最近显然被称为德行的那种孤傲的热情。的确,假如历史、伦理学,甚至科学和文学必须完全是德国式的,完全是俄国式的或意大利式的,完全是西班牙式的或英国式的,那么,你一旦跨过莱茵河,越过大山脉,渡过英吉利海峡,这些历史、伦理学,甚至科学和文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这种地理上的公正或真实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当我们看到在国外的爱国者们的演说中那种洋溢着道地的西班牙式的真诚或道地的英国式的美德的情感时,我们就应该越来越怀疑那些在别处恰恰引起类似讲述的情感。在君士坦丁堡和所有未开化的民族中,这种对自己国家盲目的、孤傲的偏爱是一种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疯狂行动。在那些有修养的人中,这是一种痛苦的、不幸的和令人不安的虚荣心,只要遇到最轻微的伤害,它就会陷入绝境。

摘自西蒙^①《瑞士游记》序

^① 西蒙(1767—1831),法国旅行家、作家,著有《一个法国人的英国游记》、《意大利和西西里游记》等。

序一

这部著作问世时完全没有获得成功，人们觉得它晦涩难解，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在这个新版本里，作者尤其努力明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叙述了这些观点产生的过程，写了一篇序文和一篇导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这些观点明晰。尽管作者煞费苦心，但是在每一百个读过《高丽娜》^①的人中，能理解我们这部书的至多只有四人。

虽然这部书论述的是爱情，但是这部小书不是小说，况且也不像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它只是对法国极为罕见的一种强烈感情准确和科学的描绘。传统的礼仪习俗的影响之所以与日俱增，固然是因为我国风俗的醇厚，更重要的是因为惧怕发生荒谬可笑的事。这种礼仪习俗使作为本书书名的词儿成为人们避免单独说出，甚至听起来有些刺耳的字眼。我万不得已使用了这个词。不过我相信，由于我采取科学严肃的用词方式，我可以免遭人们在这面对我的任何指责。

.....

我认识一两个公使馆秘书，他们回来后将要为我帮这个忙。到那时，我对那些否认我讲述的事实的人说什么呢？只有请他们不要听我发表什么意见。

也许有人会因为采取的表达方式而指责我自我崇拜。但是，人们

^① 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1766—1817)的小说。

却容许一个旅行家说：“我到过纽约，我从那里乘船到南美洲，我溯流而上，直至圣菲-德-波哥大^①。在旅途中，蠅子和蚊蚋折磨着我，我整整三天看不清东西。”

人们并不指责这位旅行家喜欢侈谈自己，人们容忍了这么多的“我”字，因为这是叙述他的见闻的最明晰、最有趣的方式。

正是为了尽可能明晰和生动，这位在人心了解甚少的地方作这次旅行的本书作者说：“我和盖拉尔迪夫人去哈莱因盐矿……”，“克莱生兹王妃在罗马曾对我说……”，“有一天，我在柏林看见英俊的L上校……”，作者确实遇到过所有这些琐事。他在德国和意大利度过了十五年。但是，他敏感不足，好奇有余，从未碰到过一星半点的爱情奇遇，从未体验过任何值得一叙的个人情感。如果有谁以为他骄傲到产生相反念头的程度，那么，一种更大的骄傲感就会妨碍他敞开心扉，仅仅为六法郎就把心出卖给公众，有如那些生前就发表自己的回忆录的人。

1822年，作者校对了这部堪称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精神游记的校样。早在观察客观事实的当天，他就将它们描述下来。他的手稿包含了关于被人称为爱情的心灵疾病各个阶段的详尽描述。他怀着盲目的虔敬之心看待这部手稿，如同一个十四世纪的学者看到刚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拉克唐斯^②或肯特-科斯^③的手稿。每逢作者遇到模糊不清、晦涩难解的段落，他总是认为今日的我错了。他承认，他对旧手稿极为珍视，甚至刊行了他自己再也读不懂的章节。对追求公众喝彩的人来说，这一点再狂放不过了。但是，作者在长期旅行之后重返巴黎，以为，倘若不降尊逢迎报界就不能获得巨大成功。不过，假如非要低三下四不可，那就只好等当了法国总理再干。既然此事称不上人们所说的真正的成功，那么，作者也就乐于如实地敞开他的心扉。因此，他效法那些古希腊哲学家，对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精明无比欣羡，赞叹不已。

① 圣菲-德-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旧称。

② 拉克唐斯(260—325)，基督教寓言作家。

③ 肯特-科斯，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历史学家，著有《亚历山大传》。

要想深入了解意大利社交生活的底蕴,必须花上好几年的工夫。也许,我将是最后一个在这一带旅行的人。自从烧炭党的出现和奥地利人侵略以来,没有一个外国人在充满无忧无虑的欢乐的客厅里受到欢迎。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纪念碑、街道和广场,但从来看不到社交生活;外国人总会使人感到畏惧,居民们会怀疑他是一个间谍,或者怕他嘲笑安特罗多克战役^①,嘲笑这个国家的许多臣民,这些人为了不受亲王周围八个至十个公使或宠臣折磨而表现出必不可少的奴态。说实话,我热爱那儿的居民,也可以看到真实情况。差不多将近有一年,我没有说一句法国话。倘若没有社会动乱和烧炭党的活动,我决不会回到法国,因为我视善良的友情为万物之先。

我虽然花了大量心血以求观点明确和清晰,但是,我毕竟创造不出奇迹;我无力让聋子听到声音,让瞎子见到光明。因此,那些有钱的人和追求粗俗消遣的人,如果他们在翻开此书之前一年赚了十万法郎,那么,他们大概会很快把书合上。银行家、工厂主、大工业家,也就是那些怀有极其实际观点的人更是如此。这本书对在证券交易和奖券赌博中大赚其钱的人将不那么晦涩难解。如果某人一连梦想几小时或者享受由普吕东^②的一幅画、莫扎特^③的一段音乐或者他朝思暮想的女子奇特的一瞥激起的情感乐趣,那么以上述方式获得的财富也会与此完全一致。在每个周末付两千名工人薪金的人舍不得如此浪费光阴。他们的头脑里想的尽是有用的、实际的东西。我现在谈到的这位幻想家是一位他们一有闲工夫就会痛恨的人,他们会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乐意拿他作为插科打诨的笑料。百万家财的工业家会隐隐约约地感到:比起钱钞来,这样一个人更重视活生生的思想。

我同样不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在工业家挣得十万法郎的同

① 意大利阿布鲁佐地区的市镇,1821年3月9日,奥地利人赶跑刚刚在古格列尔莫将军麾下废去那不勒斯王的那不勒斯军队。

② 普吕东(1758—1823),法国画家,其作品具有学院古典主义低沉的浪漫情调。

③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一年掌握了现代希腊的知识,他对此十分自豪,已渴望学阿拉伯语。假如你出于与虚荣心无关的假想原因从未经历过不幸,你将羞愧万分地发现,它们在沙龙里泄露出来了,那么,请别把此书翻开。

我从心底讨厌有些女人,她们在这些沙龙里没完没了地搔首弄姿,强烈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我偶尔在某一时刻发现某几个女人。她们竟然不知道她们目前表现的情感究竟是合乎自然的,还是矫揉造作的。这些女人怎么能对真正情感的描绘作出评判呢?这本书的确是她们深恶痛绝的东西。她们已把作者污蔑为一个卑鄙无耻的人。

当你想到年轻时的某些行动时,你会突然感到羞赧吗?你曾经因为灵魂软弱而做过蠢事,而且,并不是因为在沙龙里众目睽睽之下,而恰恰是因为在沙龙里个别人眼中显得荒唐可笑而引咎自责吗?二十六岁时诚心诚意地爱上一个钟情于另一个男人的女子,或者在进入你以为爱上的女人所在的沙龙(不过这种情况实为罕见,我差一点不敢写出来。免得像初版时那样,再一次让人不可理解),难道只想在她的眼里觉察她每时每刻对你有何感想,而想不到要通过自己的眼睛传达你对她的爱吗?这些是我将向读者要求的先决条件。这些对大量微妙而罕见的感情的描述,在有实际想法的男人看来,似乎是模糊不清的。要想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我该做些什么呢?只好向他们宣布书价上涨50生丁^①,或者宣布哥伦比亚关税税则的改动^②。

可以说,本书用数学方式简单地、合理地阐述了轮番出现、笼统地说叫做爱的激情的各种不同感情。

请想象一个用白粉笔在一块大石板上画的相当复杂的几何学图形。好,我要解释这一几何学图形,但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石板上应该已有这一图形。我不能自己画它,这种不可能使我写一部并非小说的爱情

① 生丁,法国辅币,1法郎为100生丁。

② 有人对我说:“删掉这一段吧,这太真实了,可要当心那些实业家,他们会大骂:‘贵族!’”1817年我不怕总检察长,1826年我为什么怕富商巨贾呢?他们出售给埃及总督的海船使我看清了他们的小小诡计,我怕的仅仅是我尊敬的一切。——原注

论著如此困难。读者要求人的思想之外的东西，兴致勃勃地追随对这种感情的哲学检验。他经历过爱，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人们现在到哪儿去体验这样一种热情呢？

这就是此书晦涩难解的原因，对此我决不能避而不谈。

爱情有如通称为银河的那种天文现象。银河是由百万小星星组成的灿烂星团，每一星团都是模糊的一团。各种书籍已记载了四五百种组成这种情感的连续而难以认识的细微感情。最通俗的书籍甚至经常本末倒置，把次要方面误认为是主要方面。这些书籍中的优秀之作，如《新艾洛伊丝》^①、高丁夫人^②的小说、莱斯皮娜丝^③的《书信集》和《曼依·莱斯戈》^④，是在法国写出来的。在这个国家，人们称做爱的“植物”总是十分害怕荒谬可笑的东西，它被民族热情——虚荣心的要求窒息，几乎从未生长到它的“最高点”。

在小说中能获得哪一种爱的知识呢？你在阅读上百种畅销书中看到爱情描写但从未感受过它，是否值得到本书中寻找这种狂热的解释呢？我仿佛是一个回声，回答道：“狂热！”

可怜的、爱情幻想破灭了的青年女子，你是否愿意再一次享受前几年使你操心、而你不敢向任何人谈起、几乎使你名誉扫地的事呢？我正是为你重写了这部书，并试图使之更加清楚明晰。如果你读完此书之后，仅仅用一句轻蔑的话谈它。那么，请把它搁在柠檬木书架上，排在别的书后面。假如我是你的话，我甚至会留下几页不裁开^⑤。

有缺点的人把自己想象成哲学家，因为他同那种一道目光决定一星期幸福的狂热情感总是漠不相干，他会留下好几页不裁开。另外的人成年时把他们的虚荣心发挥到最大限度，以便忘记他们曾经卑躬屈膝地向一个女子大献殷勤而蒙受被拒绝的耻辱，他们也将憎恶这本书。在许多

① 《新艾洛伊丝》，法国作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书信体小说。

② 高丁夫人(1770—1807)，法国女作家。

③ 莱斯皮娜丝(1732—1776)，法国女作家，她的沙龙是“百科全书派”的荟萃之所。

④ 《曼依·莱斯戈》，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1697—1763)的小说。

⑤ 法国出版商过去出版的书往往不裁切，读者买书后需自己裁开才能阅读。

曾经以不同理由,但总是一样愤怒地谴责这本书的聪明人中,只有那些我觉得可笑的人才具有双重虚荣心,一方面吹嘘自己始终没有恋人的弱点,另一方面却具有相当的洞察力先行判断一部哲学论著的真实程度。这部论著只是对这些弱点的一种细致入微的描述。

严肃认真的人享有明智而无浪漫色彩的美誉,更容易理解一部小说(不管它怎样洋溢着激情),胜过理解一部哲学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冷峻地描写了叫做爱的心灵疾病的不同阶段。小说在某些方面使他们感动,但是,提到某一部哲学著作,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如同瞎子请人为他们读博物馆中关于藏画的描述,他们会对作者说:“先生,您得承认,您的作品太难理解了。”假如这些瞎子是聪明人,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傲气,高傲地宣称自己心明眼亮,情况会怎样呢?可怜的作者将会受到粗暴的对待。这恰恰是作者在本书初版时遇到的情形。初版的好些书现已为那些被虚荣心激怒的聪明过头的人烧毁了。我且不谈这些侮辱,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疯狂而不讨人喜欢;他们宣布作者粗俗、不道德,为平民百姓而写作,是一个危险分子,等等。在被君主制度耗尽生机的国家,这些称号对那些敢于就伦理学写作,不曾将他们的作品献给当代的迪·巴利夫人^①的人更是实实在在的酬劳。如果文学不是风行一时的东西,如果本书为之而写的人心甘情愿地注意此书,文学该有多么幸运!在《熙德》的时代,高乃依^②在当若侯爵先生^③看来,只是“一个好汉”^④。而在今天,人人认为自己天生适合读德·拉马丁先生^⑤的作品,他的出版商境况好极了!但对伟大的诗人本身来说却糟糕得很,简直糟糕透顶!现在,天才必须对人们谨慎从事,他甚至不应想到他们,否则就有损于自己的身份。

① 迪·巴利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宠妇,后被送上断头台。

②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著有《熙德》、《贺拉斯》、《西拿》等。

③ 当若(1638—1720),法国作家,其回忆录为《路易十四宫廷记事》。见《当若回忆录》,让利斯出版社,第120页。

④ 16、17世纪,有的廷臣将他们保护下的文人称为“好汉”。

⑤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著有《沉思集》、《新沉思集》、《吉伦特派的历史》。